

XIEBINGYINGWENJI

谢冰莹文集

下



艾以 曹度 /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谢冰莹文集

◎ XIEBINGYINGWENJJI

安徽文艺出版社

◎ 主 编：艾 以 曹 度
副主编：王宗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冰莹文集/艾以,曹度主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8

ISBN 7-5396-1862-0

I. 谢… II. ①艾… ②曹…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046 号

谢冰莹文集(上、中、下)

主编:艾以 曹度

责任编辑:汪洋 凌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47.25

插 页:9

字 数:1,100,000

印 数:3000

版 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862-0/I·1742

定 价:68.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小 说

抛 弃	3
清 算	43
给 S 妹的信	85
梅姑娘	99
林 娜	111
晚间的来客	127
初得到异性的温柔	144
月	166
巧云之死	174
老五与妻	189
刑 场	203

散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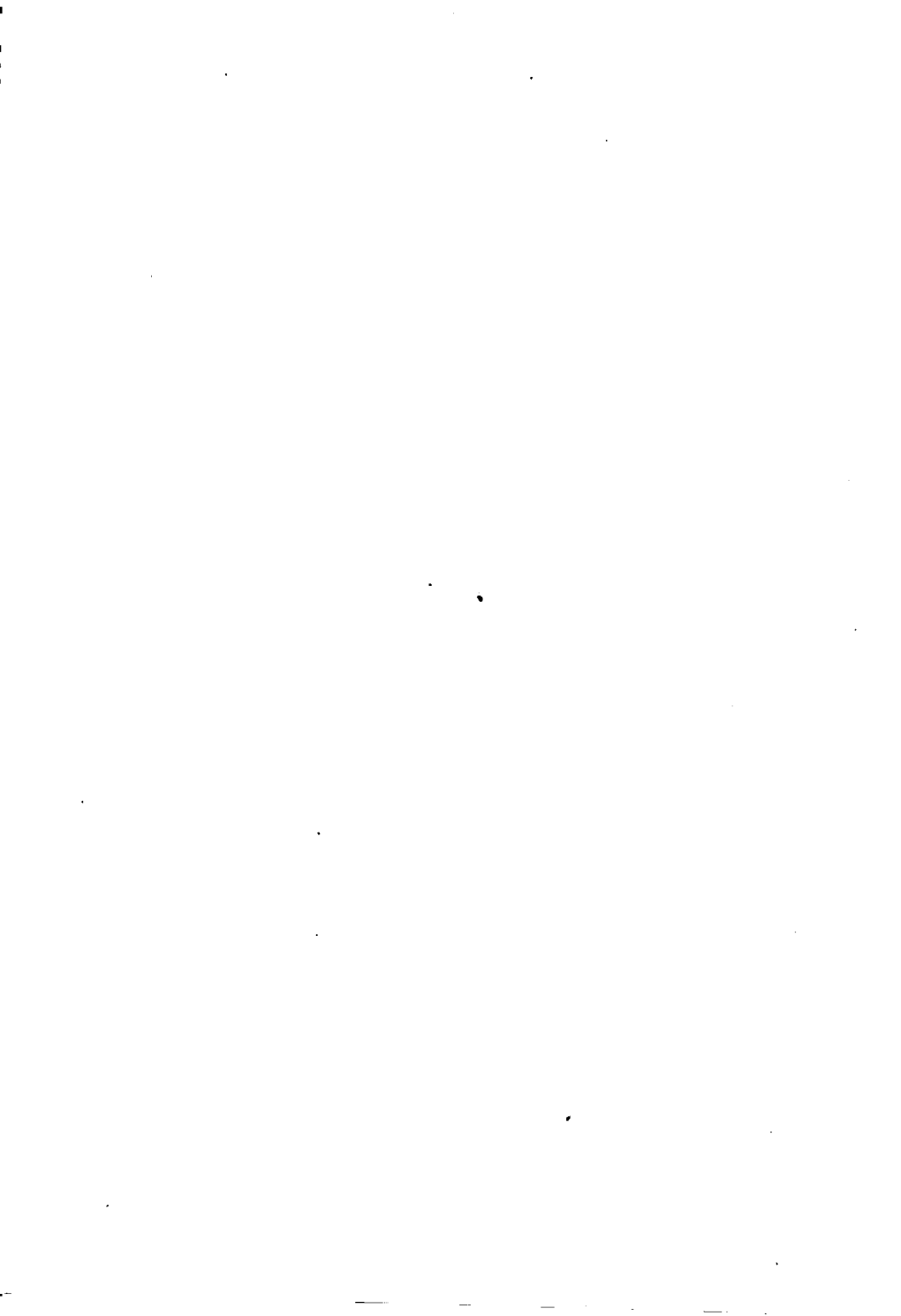
女苦力	213
有趣的离婚	216
挑煤炭的小姑娘	218
小土豪	220
别矣 可爱的孩子们	224

秋天的落叶	228
秋之晨	230
海滨之夜	233
心的谴责	236
九个遣散兵	239
黄 昏	247
大椿桥的夏夜	249
小鸭之死	252
玫瑰色的衣裳	257
信	261
湖南的风	263
元 旦——献给患难中的朋友静芬	269
樱之家	272
悲鸿的画	275
雨	278
丫头主席	282
又是一年	285
海上黎明	287
海滨拾贝壳	290
台风之夜	293
春日访友	297
夏天的烦恼	301
秋 恋	304
寂 寞	307
梦	311
葛 萝	317
红 豆	321
红豆戒指	324

种相思树记	329
赤子之心	332
鸽子的爱	334
小黑蒂	338
猫	345
卜太太的烦恼	350
孙老太太	355
阿 婆	358
几个感人的故事	362
小箱子	368
病	374
一个破盒子	377
花生米	381
樱花开的时候	385
热	389
母 爱	392
断了线的风筝	395
望 信	398
记忆力衰退——金山琐记之六	400
乐极生悲	402
金城江失稿记	404
父亲的花园	409
小花园	413
红楼琐忆	415
难得糊涂	423
我第一次照相	426
我是家政补习班的老学生	429
我与飞蚊症	432

戒烟记	435
生活在书堆里	438
书的毁灭	441
夜夜吐心声	445
我写日记五三年	448
我为什么要写作	455
文 债	456
编 后 记	458

小说



抛 弃

若星很无聊地在抽屉内找了很久才找出一支仅有的小联珠的香烟来，擦上火柴，他倒在那张只铺一条破了无数孔的白，不，与其说白不如说黑的线毡的小铁床上，慢慢地吸着。他的两只灵活的眼睛不住地盯着珊珊，一个穿白花格布旗袍年约二十来岁，面容憔悴，大腹便便，正坐在小桌前洗衣服的他的爱人。

“唉！”

本来是微细到连珊珊自己也听不出来的一声叹息，却不料被千里耳的若星听到了。

“怎么？你累了吗？珊珊！”

他带着惊奇和怜悯的眼光望她，说话的声音更比平日来得温柔体贴。

“不！一点也不累，今天我洗的衣服很少。”

珊珊虽然微笑着回答，但她的眼睛并没有望若星，只是很小心地洗着衣服。

“那么你为什么要叹气呢？”

他又重重地吐出一口烟，这口烟因了风的吹来，徐徐地从珊珊的脑后经过，要是不幸被她闻到了，又会大打一声喷嚏的。

“我叹气倒不是为了洗衣服，而是……”

“而是什么？”

若星不等珊珊说完忙抢着问。

“而是……”

“而是什么？快说吧！”

“……”

若星见了珊珊这种要说不说的态度几乎要急得冒出火来，要是在平时也许他也会故意装做不听见的样子不理她，但在今天不知为什么他的心情特别坏，性子也急得古怪，他没有心思看书，没有心思做事，不想出外跑，也不高兴和珊珊谈话，他只是心烦，莫名其妙的心烦，他恨没有钱，不然马上买许多烟来堆在房子里每一次口里含五六支将嘴塞得满满的，多么有趣呵，而且从早晨一直抽到晚，不吃饭也不喝水，看是不是会干死！……

正在做这么蠢想的若星，听了珊的吞吞吐吐的话自然更气了。

“要说就痛快地说吧，到底是什么？”

“你猜吧！”

珊珊掉转头来望他嫣然一笑。

“为了孩子吧？”

因为这笑他也不好意思地发气了，只低微地问了这声。

“这时我倒没有想到他，我是想目前最逼切而又比孩子更重要的问题！……”

“呵，你是想到我们今晚的吃饭问题吗？”

若星毫不加思索地一猜就猜中了，他又吐出了一口白烟而且望着珊珊亲爱地微笑了一声，这微笑似乎表示他的聪明，表示她心里的事只有他才知道，表示他俩是心心相印，命运相关的人，同时他的微笑，也表示了他的苦恼，他的忧愁和悲愤！……

“不但今晚，还有明天，后天！……”

“管他明天后天干吗？横竖我们是过一天算两个半天的人。”

若星又在发表他的哲学，但珊珊有点不满意他刚才说的两句。

“你是太唯心论了，一个人不吃东西可以活吗？你只说不管明天，但是到了明天肚子不答应你，它在里面大大地暴动了起来你将怎样对付他呢？”

“不睬它。”

“是的，不睬它，若星，难道饥饿的苦味你还没有尝够吗？为什么不回想以前两个月的生活呢？尤其这几天也够苦了，你还在说管什么明天后天，试问我们是不是决定明天后天就会无端地轻轻地死去，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就一定要想法生活，若星，你难道成了仙吗？不吃东西也可过日子的吗？”

若星对于珊珊的一篇议论，他没有反对，不过也不赞同，他本来不高兴多说话的，现在更加懒开得口，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当然，我不是神仙，我像所有的动物一样要吃东西，但是有什么吃呢？试问有什么给你吃呢？”

“没有，我们就要想法去找，我们难道坐着活活地饿死吗？虽然上海是中国的产业中心，资本家开办许多工厂，可是仍然没有我们插足之地，即使我们将自己的血肉献给他们，他们也不接受，租界的空地是这么多，这么大，可是连我们摆个小摊，或者在地上睡一夜都不可能，至于卖报，倒马桶，做清道夫，拉洋车……也是一样不可能的事，我们是失业者，我们和无数万万的失业者群一般无饭吃，无衣穿，无房子住，但是我们长久是这样的吗？不！我们的世界不久就要来到了，至于目前，我们还是忍耐着和饥饿奋斗，和万恶的环境奋斗！两个月后我的孩子生了就去找朋友介绍我去作工，至于你，在现在更要努力你的工作，你要时时刻刻兴奋着，不要为生活问题而苦闷。……”

“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你要我不为生活问题苦闷。但你为什么刚才要叹气呢？”

若星的烟早已完了，这时他突然站了起来拍了一下珊珊的肩。

“我是愁着目前，将来是不成问题的。”

珊珊好像输了一般地低下头来。

“当然，是愁着目前，谁不知道将来的世界是我们的呢？珊珊，不要说了，快点洗，洗好了我去买烧饼来给你吃。可怜我们今天还是早晨吃的一碗像米汤一般的稀饭呢。”

若星在房中踱来踱去，皱着眉毛像有无限说不出的心事一般苦闷。

“真的，若星你数数抽屉里的铜子，还有几个？”

珊珊还以为若星站在她背面，谁知回头一看，他正在望着窗外淡淡的阳光出神。

“不要数，我记得很清楚还有十三枚。一个烧饼三个子，三四十，喝，买了四个烧饭还剩有一个铜板买开水。正好，珊，我们今天不成问题了。”

若星完全像个小孩子，他一面数着，一面好像烧饼摆在他的嘴里一般的吞起口水来，这使得珊珊哄的一声笑了。

“笑什么？珊！”

“没有，我笑你只记得买烧饼而忘了我的肚子胀不能吃烧饼。”

珊珊很聪明地回答了他。

“哪里是忘记呵，自然是为了烧饼便宜的原故，要是照着你的买面包，十二个铜板只够买两个而且吃不饱。”

“唉！……”又是珊珊的一声低微的叹息。

“怎么？肚子痛吗？”

若星忙从珊珊的背后伸过手去轻轻地放在她的凸得如大鼓的肚子上试探，谁知这时里面的小动物正在大闹天宫，小拳头正像打雷一般在肚皮内滚来滚去，滚去滚来。

“唉哟，痛！……”

“不觉地珊珊倒在若星的身上了，他忙用两手抱住了她。

“要是有钱人的太太，到了像你一样的地步，不但不做半点事，

而且脱鞋穿衣都有娘姨婢女侍候，她有老爷奶奶陪她整天打麻雀，开留声机，看电影，听戏！……吃燕窝，海参，鹿茸！……而没有钱的人，不要说补品，连烧饼都没有吃，而且整天的劳动，洗这许多衣服！”

若星的声调颤抖着，这使珊珊听了几乎掉下泪来。

“阿弥陀佛，要是有多多的夹衣洗那又好了，假若多有一件换洗，我都不要每天搬脚盆了，你看这件不又破了吗？”

珊珊指着正在洗的那条红格短裤给他看。

“唉！秋天就到了，怎么办呢？”

若星叹了一口气深长的冷气。

“还有冬天呢？”

她笑了。

二

珊珊和若星是一对结婚不到一年的爱侣，她俩的相爱和结合使得所有的朋友都奇怪起来，尤其碧云在接到海鸥的信说珊珊和她爱人同居时更大大地惊讶，她回信给海鸥说：“真有这回事吗？世界真是变了！”

碧云并不是视恋爱为怪事，也不是说珊珊不该恋爱，而是想不到这样天真，老实，沉静的孩子，居然不知不觉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有了爱人。

其实这是很有趣味而又很有价值的一个恋爱故事：

当珊珊在福建工作时，就常常听到同志们说若星是怎样努力工作的一个青年，他的性情怎样温和，相貌怎样美丽，精神怎样勇敢，做事怎样负责，怎样博得群众们的拥护，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无论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中丝毫不减少他工作的程度，他不但不追求恋爱，而且即使有女同志向他进攻，他也只是以微笑拒绝她

们，他经过了中国的大革命后一连入狱三次，每次时间很长，而又受刑甚重，但他前进的精神比以前更要坚强，他常对一般同志们说：“要没有这几次的铁窗风味给我尝，也许我有消极的时候来到，但是现在我敢断定，一直到呼吸的最后一刹那我都不会有一天停止工作的！”

珊珊常听到他们谈到若星的一切，同时大家都说着：“唉：假若有他在这里，我们的工作一定更进行得快，因此珊珊对于若星虽然没有见过面彼此从没通过消息而且若星连珊珊这名字都不知道，但她已深深地印上了若星的印象，脑海中常出现着一个在艰苦狠恶的环境里坚毅奋斗的青年！那时和珊珊同住的是一个热爱若星的女子，他们常有书信来往，尤其那女的天天写情书写得怪肉麻的，至于若星对她怎样，起初珊珊不知道，后来慢慢地才知道若星对她并没有爱情，不过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上鼓励她而已。

珊珊对若星半点奢望也没有，不要说已有人在向若星进攻，即使没有，她也不会干这样的事的。因为那时横在她脑海中的是一个大的工作问题。

1930年的冬天珊珊和几个男同志一同来到上海了，他们住在一间很小的旅馆里，为了等人来解决珊珊的工作问题，她整天只是闷坐在旅馆里，男同志们是有一天不跑出门的，可怜的珊珊是初次来上海，没有人领她，她简直什么地方都不敢去。

“喂！”

是珊珊住到旅馆的第三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她正坐在被窝里看一本《爱的分野》，忽然听到外面有敲门声，忙问了一声：

“谁？”

“王先生在家吗？”

门外清脆得如女子娇滴滴一般的声音。

“不在家，请进吧，他一会就回。”

珊珊打开门后，客人毫不客气地走进来一屁股就坐到床上，开

始问了些关于由福建到上海路上好不好一类的寒暄话后，随即为了他十点半还有事所以站起身来就要走。

“王回来时请告诉他，我十二时再来，请他千万不要出去。”

客人开门走了，珊珊忙追上前去问：

“喂，我忘记问了，贵姓？”

“姓谭！”

“好，再见。”

客人走了不到十分钟，那位高个子黑脸，大家称他为老大哥的王琦回来了。

“真不凑巧，刚才有一个人来找你，他走后还不到十分钟。”

珊珊很失望地告诉王大哥。

“谁？”

“那个不高不矮，但面部很瘦，身材很小，嘴上长了些浅胡子的人！”

“嘿，你还这样看得清楚吗？他姓什么？”

王大哥带着滑稽的口吻问她。

“他说姓谭！”

“呵，就是若星。”

“是若星吗？真的吗？”

珊珊顿时像失掉了知觉似的完全浸在冥想中了！他想不到若星是这么一个没有半点精神的人！尤其那件长而大的脏得像抹布一般的灰布罩袍和那使珊珊生平最痛恨的他的满嘴小胡子。

——唉！他一点也不可爱，为什么那女人这样追求他呢？

她不但不喜欢他，而且竟不相信那人就是若星。

“喂，王大哥，你们不是说若星是个很努力的青年吗？”

她又大胆地问了这声。

“是，他是很努力的，自然比你更要努力。”

王大哥一面说，一面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但是我看他今天的样子好像很懦弱很无能似的，而且……”

“自然，真正努力工作的人，从他外面是丝毫也看不出来的，要观察他须从他整个的工作上着手。”

“你这真是经验之谈。”

这是珊珊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一星期后，她竟被派在和若星参加同一个群众团体工作，而且每星期至少都有三四次碰面，因为接近的机会多，所以渐渐地彼此了解各人的能力，性情趣味，以及做事情的负责，努力。

珊珊对于革命的认识虽然很彻底，很深刻，可是理论方面的书籍她看得很少而且工作经验也是不大丰富的。虽然她毕业长沙第一女师后曾在C军校受过八个月的军事和政治训练，看了不少的书，可是她始终带点孩子气，天真而又娇憨。

那正是1927年的上半期中，国民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每一个从事革命工作的从早晨一直到晚总是忙个不亦乐乎，自然珊珊也是一样。

“珊珊人很老实而又做事很负责，我们派她参加汉口某纱厂的群众工作好不好？”

一天晚上莫易这样问树人。

“不能吧，她太小了，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而且……”

这句话不知什么时候传到珊珊的耳朵里来了，这使得她感到非常难过，她心里想，呵，难道革命工作是要年老的人来干的吗？我虽然年纪小一点，难道我还像三岁小孩一般随处胡说八道吗？

经过这次以后她更努力看书，认真工作，以锐利的眼光观察每一个变动的社会的现象。

后来回到故乡后，简直是进了另一个世界，这恰恰和武汉时代的相反。因此，她更认识了目前的环境决定了自己的最后出路。而和树人下决心脱离家庭，才有广州福建之行。

因了时代的前进，革命潮流的高涨，珊珊的意识一天天正确起